况味

恰如一家人

邵益

小腿骨折住进医院，躺在床上想小便，母亲试着为我抬起脚，痛！我龇牙咧嘴。邻床护工过来，“屁股憋紧，抬一点。”迅速塞进便盆。可是使不上劲。她右手插入我的肩膀，左手拉住床沿，“起来！”如此好比坐在马桶上，尿一下子出来了。然后托住背扶我躺下，端起便盆出去。母亲问我怎么样，我说一点都不痛。

“你照顾两个来得及吗？”看见护工进来，母亲问。

“来得及！这里我最年轻，力气最大。”她拿纸巾擦干便盆搁到床下。

“弄得很干净，放心吧。”隔壁病床上的女人说。

确实，人也长得清爽利落，高个子，短发，黑色圆领T恤，黑色九分裤，一双布鞋。

傍晚，家人回去，病房里剩下三个人。这里无论老少都称护工为“阿姨”，邻床比我大十几岁，我叫她“汪阿姨”，护工也跟着我叫，她们两人一致喊我小妹，一个奔五的70后还能当回“小妹”，受宠若惊。

“汪阿姨，先给小妹洗澡（其实是擦澡）喽。”阿姨端来一大盆热水，一边绞毛巾，一边呼呼吹气。

“小妹，她要捡便宜喽。”汪阿姨扬手帮我拉拢帘子哈哈笑，声音爽朗饱满，这哪像病人？！低落萎靡的我受之感染，不由精神一振。

我脱掉上衣，裤子褪得犹犹豫豫。

“没事，都一样！”她把六七成湿的毛巾对折摊到我背上，顿时，一股酣热从毛孔渗入，一缕缕游丝般往下走，温润服帖，双手按住毛巾一下一下从上往下擦。湿毛巾一遍，绞干毛巾再一遍。最后将脸盆放到床尾，小心地捧进脚，水温温的刚刚好，脚底脚面脚趾间搓了个遍。

“这是涌泉穴，人体大穴位。”

“你学过？”

“医生护士常给我们培训，多少学了一点。”

汪阿姨家租住在附近，一日三餐老伴做好送来。我家远，阿姨负责搞定。她说四条腿的营养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鱼营养最好，多喝鱼汤伤口好得快——手术后一直没食欲，特地到外面餐馆烧了河鲫鱼榨菜豆腐汤。

“嗯，好喝。”我试了一口，汤鲜肉肥豆腐嫩，胃口大开。

她挪来方凳，摆上香菇炒青菜、五香牛肉，又拿出一瓶老干妈，倒上半碗米酒。没等她喝完，我和汪阿姨已先后吃好，她放下碗筷收拾垃圾，端来水让我们洗手漱口。

“人家穿尿不湿的最大，我们躺床上的最大，VIP待遇。”我半开玩笑半当真，触及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暖流涌动。

“这不都应该的吗？！”阿姨继续抿一口酒吃一筷菜，细嚼慢咽，她说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

汪阿姨第二天也让老伴烧了鱼汤，恰逢周末，带着孙女一起来。孩子十来岁的样子，倚在床边挑鱼骨头，问好不好吃。汪阿姨点点头，顺便夹起一片鱼肉放进孩子嘴巴。

“可怜这孩子。”阿姨叹息。

小姑娘瞟了一眼，低下头。

他们走后，汪阿姨告诉我孩子从小跟着他们长大，她妈一生下她就回河南老家，她爸和本地一女人住一起。孩子常说，奶奶你没有囡我没有妈，我好好读书，长大后孝敬你。孩子早熟，令人心疼。感觉眼眶湿湿的，一时找不到话去安慰。

“都是儿子不争气，否则我也不会吃苦头。”想到伤心处，汪阿姨眼圈泛红，肩膀轻轻颤抖，低声呜咽。原来，她骑电动车去接孙女放学时被货车后轮胎撞倒了。

“人在世上，都会遇到些糟心事。医院里每天这么多生生死死，看多想开了，只要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阿姨递上纸巾，轻轻拍她的背。

腿被纱布裹着动弹不得，整只脚冰冷麻木晚上睡不着，阿姨帮我捏脚心揉脚底，我迷迷糊糊，恍惚间看到床尾似乎站着一男的。第二天问起，她说是她男人，看她忙搭个手。

“想老婆子了。要么今天晚上放你假回去？”汪阿姨戏谑道，大嗓门像打蛋汤一样哗啦啦响。阿姨破天荒没接话，拿起热水瓶转身出去。

“她怎么啦？”汪阿姨压低声音问我。我撇撇嘴摇摇头。

本来术后一星期可以出院，但医生发现刀口红肿，似有发炎，需要观察几天。一直绷着的我终于兜不住，眼泪汹涌而出，如果发炎会导致伤口感染，感染会引起……是不是什么苦都要吃一遍？！命真苦，运气真差！越想越焦灼，拼命抓头发。

阿姨紧紧掐住我的手，一把搂住。

“你们这些根本不算事，我才是真的命苦。”看我慢慢平静，她绞了热毛巾帮我擦干脸，坐到两床中间，“那男的不是我老公！没说实话是怕你们看不起我。”

我和汪阿姨面面相觑，愣住了。

“爸妈都是哑巴，我刚刚发育就由伯伯做主招进上门女婿，没想到是个畜生！女儿7岁时好歹离了婚。他是隔壁村的，二三十年了，打不掉吵不散骂不走，像‘烂污’一样粘在身上，如果不是他，年轻时说不定可以嫁一个好的。”一串话从喉咙底部蹦出来，像撕裂了声带，干涩急促。

“干脆领证一起过。”

“可是我不喜欢，真的一点也不喜欢。”

的确，从没听见她主动打电话过去，倒是男人常打电话来，隔三差五拎几个菜一起来吃晚饭。

“哎……我们又不是小年轻，哪有喜欢不喜欢，老了有个伴。”汪阿姨幽幽地说。

“就是不甘心！”阿姨用力甩了甩毛巾，脸朝窗外，滑下一行眼泪。

出院两个多月了，时不时地想起她们。尽管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尽管有时一地鸡毛七零八落，但她们依然竭尽全力，挣这属于自己的美好日子，她们给予我的力量和温暖已深深藏在心底。

草原牧歌

邱英士 摄

温度

被『囚禁』的猫

叶西米

晚饭后，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散步。走到鼓楼边上，隐隐约约传来“喵——喵——”的声音。咦，这是猫的声音，可猫在哪儿呢？

一家三口循着声音四处张望，压根儿看不到猫的影子。“真是奇了怪了，我明明听到有猫在叫啊。”妈妈一脸疑惑。“会不会有人在学猫叫呢？”我心里暗想。“一定有猫。”爸爸语气肯定地说道。

蹊跷的声音“拽住”了我们行进的脚步。

“喵——喵——”，正在我们三人分头寻找时，猫的声音再次传来。路灯杆、垃圾桶、长椅、空调室外机……我们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搜寻，仍是一无所获。

“哇！爸爸妈妈，我看到猫了，它在汽车的车头里面！”还是我眼尖，爸爸妈妈疾步向我走来，蹲下身子，睁大眼睛，把目光聚集在附近一辆小轿车前面。借着淡淡的路灯光，透过轿车车头的缝隙，我惊讶万分地看到，里面居然钻着一只灰色小猫。看到我们，它一时有些惊慌，“喵喵喵”叫个不停。

深秋的夜晚已经很冷了，小猫，它一定冻坏了吧？它怎么会钻到里边去的呢？难道是为了在汽车里取暖吗？它到底是自己钻进去的还是被坏人塞进去的呢？正当这一连串疑问在我脑子里盘旋时，忽然发现车窗的雨刮器下，夹着一张纸，上面写了一段文字——

车主：您车子的引擎盖下，有一只猫。在你发动汽车前，请把猫放出来。

显然，这张温馨告示是一位路人留下的。

尽管有这张告示，可猫仍被关在车里，我们怎么也无法将它弄出来。

妈妈脑子一激灵，掏出手机，拨打了114挪车热线。但遗憾的是，这是一辆“豫”字头的外地车，114根本联系不上车主。

我们放心不下小猫，又在车旁守候了半天。

离开的时候，我一步三回头，心里默默地祈祷：风儿啊，你可别把这张纸吹跑了，就让小猫在温暖的车里美美睡上一觉吧，等车主回来，小猫又能重见天日了，又能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

往事

我的大学英语老师

舒云亮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远洋771班学生，1978年2月入学上海海运学院远洋系远洋运输业务专业。当时我们的英语课实行小班化教学，开始时全班14人，后来因为班级的拆并增加到了23人。

记忆中，那时候学校设施简陋，许多教材是用蜡纸刻字后油印的。我们这个班级学生年龄跨度大，英语基础参差不齐，但我们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学院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英语教师，每天有两节英语课。

一开始教我们英语的是张尧奎老师。张老师年纪轻轻，劲头很足，听说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经过入学后的英语基础摸底测验，张老师从头开始教我们英语。记得当时张老师根据自己的体会与我们谈及学会英语所需的时间，他说，如果从26个字母开始学习英语，每天认真花上两三个小时，三年后就可以读懂英文书刊。这番话给了我们极大信心。

接着鲍显鹏老师来为我们上英语口语和听力课。鲍老师人到中年，总是笑眯眯的，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口语和听力课的特点是老师随时要让学生回答问题，所以上课绝对不能开小差。鲍老师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他常常在黑板上挂几张图，要我们走到讲台边看图说话。有几次鲍老师的目光扫过来停留在我的脸上，说：“Comrade Shu, please come to the blackboard and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pictures。”于是我就走到黑板前，指着图画，试图用英语去做解说。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看图说话时英语说得东一句西一句，缺乏连贯性。有时候，鲍老师叫我们两个两个上去，根据图片组织对话。起初我们也是配合不好，常常答非所问闹笑话。但几次练习之后，我们的看图说话和对话渐入佳境，有点条理了。鲍老师还会在讲课中穿插一些英语谚语。记得有一次他说，“Jack of all the trades and master of none”的中文意思是“样样都懂，样样不精”，也就是“三脚猫”。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后来学院从美国和英国引进了两位外籍教师。给我们上英语泛读课的是英国教师麦克·德哈佛兰先生。这位外教性格随和，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同学们好评。也许是太随和了，德哈佛兰先生常常脱离课文，海阔天空地谈论各方面的趣闻。印象中，他给我们讲过“a blind date”这个短语。从字面上看，应该是“盲目的约会”或“情况不明的约会”的意思。德哈佛兰先生告诉我们，该短语的确切意思是男女双方通过第三者介绍的初次见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相亲”。他还有个习惯，就是上课铃响过后经常姗姗来迟，作为学生，我们当然不能说什么。但有一次，使我们颇感意外的是，他准时来给我们上课了。过了一会儿，教室门打开了，我们班年纪最大的李云章同学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德哈佛兰先生转身看了他一眼说：“You are late！”（你迟到了），没想到李云章立即反击道：“You are always late！”（你老是迟到）。他们两人的精彩对话，引起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黄子文老师来给我们上英语精读课。黄老师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81年，黄老师用英语编著的学术著作《英语动词——语法和惯用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给我们班每个人签名赠送了一本，鼓励我们通过英语来学习英语，即用浅显的英语来学习深奥的英语，令我们深为感动、备受鼓舞。这本书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架里。他还用一句英语来总结我们的学习目标：“You must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of everything”。这句话的意思是，“精通一门知识，了解多门知识”，或者是“一专多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牢记黄老师的教导。

学完基础英语之后，最后一年的规章英语是由陈传芳老师授课的。陈老师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很有学者风范。陈老师向我们传授了一个诀窍，那就是英汉互译中的“加字法”和“减字法”。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在英汉互译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添加必要的词语，或者删减不必要的词语，使得译文的句子更为顺畅，更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也更容易被目标读者所接受。陈老师传授的技巧，让我在后来的英美文学翻译中受益匪浅。

四年海运学院英语学习，使我在英语口语、听力、阅读理解、专业英语和英汉互译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82年春天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在宁波港务局担任过超级油轮船员和专职英语翻译，后来成为外资航运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再后来成为英美文学的翻译家并光荣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些都与四十年前上海海运学院众多英语老师的认真讲课和传授知识分不开的。

如今上海海运学院已经改名为上海海事大学，有了气派的新校区，规模扩大了许多，曾经的外语系和远洋系也分别升格为外国语学院和交通运输学院。今年是母校上海海事大学建校110周年，四十年前我们英语老师的音容笑貌、教书育人和讲课情景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札记

偶遇《花气帖》

大漠

学了半年书法，课程行将结束之前，忽然有一天偶遇黄庭坚的《花气薰人帖》——

“花气薰人欲破禅，
心情其实过中年。
春来诗思何所似，
八节滩头上水船。”

泛黄的帖子透出历经千年的翰墨沉香，褪色的钤印散发陈年迭代的历史遗韵，也许是蕴含禅意的诗句，也许是世事纷繁的情愫，也许是挥洒淋漓的笔意，深深吸引了我，让我一见倾心。

诗是黄庭坚为王诜而作的。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那一天黄庭坚正在家中闭门修行，忽见附马都尉王诜送来鲜花。王诜是黄庭坚的好友，比庭坚小三岁，擅画烟江云山、寒林幽谷。大概之前黄庭坚答应给王诜写诗，但久久未见动静，王诜今日便又送花来提醒。没想到这熏人的花气扰乱了诗人的禅定，敌不过朋友的真诚，诗人挥笔写下了这首四句七言诗。那时的诗人一定没想到，在他回锋收笔的一刻，那一首28个字的小诗连同他的墨宝，会成为经典作品，流芳千古。

接触诗人黄庭坚，最早是在三十多年前。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又号涪翁，江西分宁（修水）人。北宋后期诗人，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合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天资聪颖，六七岁时便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深得其地方为官的舅父赏识；他的一首《登快阁》诗，“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取法杜甫，讲究格律形式，又注重典故运用，诗中“痴儿”“朱弦”“青眼”皆有出处；他与同时期的陈师道合称江西诗派创始人。在北宋诗坛上，他与苏轼齐名，合称“苏黄”。前人论诗，说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风起涛涌，自成奇观。而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

关于诗人黄庭坚，记忆只留下雪泥鸿爪。而作为书法家的黄庭坚，更是知之甚少。于是我跑到书店。电脑输入关键词查找，只跳出两本相关图书，一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山谷诗集注》，还有一本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黄庭坚：因风飞过蔷薇》。前者是繁体直排古诗文，看着比较费力。后者作者把黄庭坚的生平大事作了一下梳理，把人物放在北宋社会生活大背景下，结合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在史料基础上合理想象，进行一番场景演绎。虽说一个个片段不连贯，但读来也觉新奇，于是，把书店的“孤本”盖章过印收入囊中。因为关于黄庭坚的书不多，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料信息，索性把相关的苏轼、米芾的书也带了来。随后又来到书城四楼，原色放大本《松风阁诗帖》《书寒山子庞居士诗帖》《诸上座帖》等一一揽入怀中，就连苏轼的《寒食帖》也收了来，因为帖子后面有黄庭坚的跋。关于苏黄两人的书法还有一段故事呢，苏轼嘲笑黄庭坚草书“树梢挂蛇”，而黄庭坚则反讥苏轼的字“石压蛤蟆”，因为两人关系好，自然哈哈一乐。字不会写，先把帖子买了。再接着，网上搜索，各大书法网站、各种书法微信公众号，《糟姜帖》《教审帖》《雪寒帖》《藏鏹帖》《勤恳帖》《齐君帖》……凡是黄庭坚的书帖、尺牍，不论早期晚期，不论行书草书，一一下载、收藏。

因为搜索到的各种名帖大多被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当然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也有藏在日本等国的，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后得悉天一阁也藏有黄庭坚《刘禹锡竹枝词》卷，绢本草书，很是高兴。恰好有一天开会碰到天一阁博物馆馆长问起此事，说是几年前天一阁曾举办过黄庭坚碑帖特展，之后帖子深藏馆中，不轻易出阁，为此深感懊恼，期盼什么时候再有机会搞特展，以一睹绢本诗帖的真容。

之后，读帖、临帖便成了我最大的爱好，那过程也是最享受的。黄庭坚的行草书法近取周越、苏轼，远绍晋唐诸家，结字吸收《瘗鹤铭》、柳公权、怀素书法特征，中宫紧收，四面辐射，其书法纵伸横逸，气宇轩昂。他自称“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而顿悟笔法，一波三折，节节发力，形成了独特的书法线条语言，独成一体。因为喜欢，所以斗胆把刚临摹的《花气帖》草书挂到了单位举办的国庆书画汇展上。

有人不解，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有那么多名家那么多种风格，你为何独恋黄庭坚？即便在北宋，还有苏轼、米芾、蔡襄，与黄庭坚合称“宋四家”。《黄庭坚：因风飞过蔷薇》一书的作者吴梅影，在书的自序里有一段话，讲到多年前她遇到黄庭坚的诗、词而一见倾心，她说：“在我看来，好的感情，无法分析，大多是一见钟情式的。他（她）吸引你，必然是在他（她）身上，有着你最喜欢最为看重的特质。猛然间，你被击中，纵使仓皇失措，纵使失魂落魄，纵使身不由己，纵使最终失去，亦有着吟咏不尽的美好。”于我，大概也是这样。